



黄河不会忘记

□张实国(壹点号:陌上风文艺)

雨过天晴，长长的大堤，在弯弯曲曲的河水映衬下，远看浮光跃金。湿气升腾，似雾非雾，仙境一般。远处的羊群，在青草碧绿的大堤上撒着欢儿，蓝天、白云、黄河、长堤……也许，这些没映入过你的眼帘，但在我的记忆里，却时常浮现，怎么也挥之不去。

黄河，我每次写到或听到这两个字，就恍惚听到黄河的水声，看到那九曲十八弯、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场景。

黄河两岸的大堤，顺黄河而建，在我们这里称为大堰。大堰上，每隔一里地都会有一座小屋，俗称堰屋子，是供看堰守堰的人专用的，可传递黄河汛情，也有连接滩区群众的河务功能，还是人们在大堰上行走、歇脚的好地方，我们姑且把这堰屋子称为驿站。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也许会记得，上了堰就能看到堰屋子，一里地一个，都有编号，看守堰屋子的人大都是附近村里的村民。我们村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负责两个堰屋子的管护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黄河有汹涌澎湃的强悍，也有清澈见底的柔情。我的家现属沙河街道办事处，小时候每到夏季，我会和同龄的玩伴到河滩割猪草，到黄河里游泳，整个夏天都属于黄河。

滚滚黄河，在我的记忆里。黄河之美，已被无数文人墨客描述得淋漓尽致。唐代诗人王之涣在《凉州词》里写道：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”，又在《登鹳雀楼》里描写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。诗仙李白的《将进酒》：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”，更是气势雄浑豪迈，震烁古今。

我曾到过壶口瀑布，看到过母亲河的万般柔情，也亲眼感受过黄河一泻千里、奔流到海的汹涌气势。记得1976年，在我幼年的记忆里，洪水大得出奇，行走在大堤上，往南望去，像是大海一样，满眼是水。巡堤的青年人来不得半点儿松懈，夜里靠手电筒，一步一步查找险情。为了预防河水泛滥，村庄都备有小船，收庄稼时应急使用。家住邻村的表哥是撑船好手。记得有一年黄河发水，我去表哥家，乘坐表哥划的船去河滩收庄稼。那是我第一次坐船，河水把玉米淹没，有的只露出玉米穗头。乡亲们为了减少损失，跳下船，在齐腰的水里收割玉米。只有当洪水退去，河水平缓地流过，黄河沿岸的群众才会看到丰收的年景。

爬大堰，是小时候再好玩不过的事情。大堰不算太高，但爬上去也很费力气，一般人骑自行车上不去。小伙伴们喜欢爬上去，下堰时往下跑，由于惯性，跑起来想停住就非常难了，只能不停地往前跑，下了堰口还要跑一段距离才能刹住。

大堰，具有防御黄河洪水的功能。根据黄河洪水的大小，需要不定期加高。那时没有拖拉机、挖掘机等农用机械，只能靠肩挑手推，别看堰不高，人往上

爬还可以，要是推上一车上堰，一般的劳动力也会累得气喘吁吁。当然也有力气大的，出于男子汉的争强好胜，非要把推车装得满满的，一口气推上来。也有喜欢打赌的，非要决出个高低来，看看谁的力气大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每到打完棉花柴，地里没有农活了，县里、镇上会组织农民上堰。那时年年如此，大兴水利建设，不是上堰工，就是筑堰，就是挖沟疏浚沟渠，我们俗称上夫。我们村南靠大堰，西靠干渠，每到冬季，都到这里安营扎寨，白天上夫，晚上住在村里。村民二娃家房子多，每年上夫的来了，总会住在他家。那时候，工程是军事化管理，一个公社为营部，一个村为连部，来驻扎之前，先跟所住的村联系。村里根据人数组安排住处，动员各家各户腾出房子，并在大门口用粉笔写清住了多少人、来自哪个村。各家房子也并不宽敞，但为了上堰，只有先把房屋腾出来，等工程结束了，再搬回去住。

每当筑完大堰，堰加高一层，抵御洪水的能力加强一级，人们的心就更安稳了。大堰，需要看守大堰的人精心管护。每到下雨天，行驶在大堰上的汽车就会粘土带泥，把大堰上的泥土带走，那可是多少人一车一车推来的土啊，看堰人就要在雨来之前，在堰口看守，抬杆落锁，不让任何车辆前行。

怎么抬杆落锁？每隔一公里有堰屋子，每个堰屋子前都有一个抬杆，木头做的。大堰是东西向的，落杆是南北向的，南北各有一个立杆，立杆不高，一米左右，中间有一根和大堰同宽的木头。每到下雨或有紧急任务通知拦截，看堰人便将横着的木头抬起放在两个立杆之间，一边是早已固定好的，一边是抬杆落好用锁头锁上，不经看守堰屋子人的允许，任何人不能抬杆通行。

邻村王老汉，在堰屋子里看守了好多年，每当问起他的感受，他总是说：“只有耐得住寂寞，才能守好大堰。大堰好，我们滩区才能好，我们才能好。”王老汉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，他日夜守在堰口，孩子们看他年纪大了，劝他回村生活。为了守好堰口，怎么劝也不走。他对大堰太有感情了。王老汉年轻时在黄河摆轮渡，每天在黄河边上运送南来北往的群众。由于长期与黄河水打交道，患上了关节炎。之后他向村里申请做个守堰人，把美好的时光奉献给深爱着的大堰。

我在大堰上走着，仿佛回到三四十年前，满眼的庄稼长势喜人，通往村庄的堰口已经很难辨认，傍晚的袅袅炊烟被高高的楼房代替，也看不到暮归的老牛和儿时调皮的玩伴，眼前一辆辆外出打工的车辆，每到傍晚从城里开回家乡。家乡变了，大堰被眼前的柏油路、绿化长廊所代替，黄河大道沿着河流的方向，通向远方……

(本文作者为文学创作二级、主任编辑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诗歌学会会员)

□顾召营(壹点号:滨州人)

鲁北地区下起了雨。清晨，我坐在家中，泡一杯浓茶，关闭手机，闭上双眼，聆听着。

感受着大珠小珠落玉盘，听雨，似乎有一种声音，或在低吟，或在高歌，交响曲和爵士乐的轮转恰到好处。我沉浸其中，感觉自己的生命和雨水在融合，这种感觉令我一直回味而不得解。

窗外，硕大的雨滴打湿窗台的兰草，一个雨滴分成四五个小雨滴，它们争先恐后，顺着兰叶缓慢下降，我不由自主地伸开手掌，轻轻接住这几个小

滨州的雨

可爱，它们碰到我手心那一刻，感觉雨和人生有了交集，仿佛是那一年深秋，父亲送我到滨州车站，那一天也恰好下了雨。

父亲曾告诉我，人的一生总会遇到挫折，有时候，不是你寻找挫折，而是挫折主动地寻找你，你能做的就是变得强大，如同雨水一样，不断冲刷自己的高度，不断感受雨后的静谧和清新。父亲的话语是有力量的，我开始逐渐树立目标。父亲是我的灯塔，更是我的良师益友。他给予我的爱如此无私，恰似滨州的雨。

我始终坚信，滨州是一处神



□胡春雨(壹点号:走遍大中华)

“一门十二进士”“父子兄弟伯侄六翰林”，一座凤凰城，哺育了滨州杜氏这样的家族。跨越明清两代，古城中的杜氏家族持续繁荣达五百年之久，科举入仕者辈出，中秀才者多达347人。

杜氏家族的生命力，来自于文化的力量，来自于教育的传承与家风的凝聚。在杜受田故居的楹联上，既有“该通六经，旁贯百氏；润色王道，发挥圣门”的翰林气象，也有“报国承家，无非是栗粟小心，成就个端人正士；敦耕劝学，也只为绵绵奕业，作养些孝子贤孙”这样敦厚质朴的儒者本色。

走进故居，入门只是一个谦恭低调、青砖灰瓦的小小门头，比起老济南常见的四合院也不起眼。入得门槛，头顶赫然悬挂着“相国第”“方伯第”以及传胪、会元、亚元的匾额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几百年间，杜氏家族在此聚族而居。信步走来，二十多处大小院落，质朴大方，彼此相依，一如谦恭内敛的门头，毫无世家大族的奢华富丽。除了书房、寝室、私塾、祠堂之类的实用建筑，鲜见楼台亭榭之类的游戏之所。令人不由想起一

杜氏故居

步入一景、园林雅致的十笏园——清代潍坊首富丁氏家族的院落，可谓大异其趣。

“人之于学，终身焉而已矣，谓其身既终，则学亦止也。吾谓终身焉而犹不已者，教子是也”“生而知学者，无有也；生而不可教者，亦无有也。孩提渐远，知识渐生，此时如泉出山，清莹秀澈，流而不息”，杜氏家族成功的奥秘，首先在于教育，尤其是重视幼教。自孩提时代，便种下优秀的文化基因，在肥沃的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。

与当时一般人家不同，杜氏家族重视女教，深知女德之于人伦和睦、家道兴衰的关系。对子女择偶的见解，亦发人深省：“择婚不可不慎，必取诗礼之家，毋贪货财，毋贪族望。”

杜受田自幼便展示出卓尔不群的才华，在父亲大清翰林杜受田的亲手栽培下，学业精进，十七岁中秀才，二十四岁中举人。此后为了照顾患病的父亲，直到三十七岁方参加会试，四十岁成为翰林。“官可以不做，书不可不读”，杜氏祖训告诫子孙，不慕浮华，不汲汲名利，以知书达理、安身立命为本。耐人寻味的是，故居的一角，有一处叫做钢柱子的小院，完全是普通民居的样子。原来，杜家扩建

奇的沃土，我也可以在这里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业绩，可惜，多年过去，我还是没有获得心中的那个高度。于是，常有迷茫和彷徨，否定自己和批评自己。或许，我应该释然了，毕竟不是每天都会有一场雨的洗礼，雨水尚且如此，我又何必为难自己。

滨州的雨是如此温情，我要感恩这里的山山水水，我也感谢这里的雨水馈赠，我始终喜欢这里淳朴而又敦厚的人。

妻子工作忙，常常晚上七八点才回家，于是我就每天陪伴孩子，努力去当一个善解人意的奶爸，陪伴孩子看3D立体书，一起玩角色扮演，看他最喜欢的动画片《螺丝钉》，一起玩多米诺骨牌，一起下围棋，一起读浩如烟海的儿童书，一起在雨中穿梭，一起在雨中跳泥坑。

雨水有一种戛然而止的态势，思绪也终于回到现实。今天，雨水从大逐渐变小，不再那样局促，最后是落幕。人生不也是这样吗？一开始很慌张，逐渐恢复了平静，实际上，我们总还是需要精神的慰藉，否则就找不到人生的意义，雨水是一种美好的事物，它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，不管我们是开心还是烦闷，雨总是不期而遇。

于是，我不再为了获得本不属于自己的辉煌业绩而绞尽脑汁，转而学会接受这一切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和渺小，接受自己的平凡和失落，最终，还是说服自己努力改变自己吧！

一场秋雨一场寒，但是，我们不变的是情谊，是一种温度，滨州的雨，一场洋溢着幸福和希望的雨。

(本文作者为滨州市作协会员)

大院时，向周围街坊购买地皮，唯独这家的主人不肯。杜家并没有因权位显赫为难街坊，而是留下了这方小院，世代毗邻而居。小小的角落，足见家风的仁厚。

在为幼年咸丰选择师傅时，杜受田成为翰林院公推的人选。道光皇帝对杜受田的评价是：“秉公端正，砺节直清；经术渊深，体用兼备。”深厚的学习，醇正的家风，终于使杜受田脱颖而出。咸丰皇帝登基次年，山东等地发生水灾，百姓流离。已经六十六岁高龄的杜受田认为：“灾广民众，赈恤不可缓，尤在得人。”他努力筹划救灾，离开朝夕纳诲十几年的新君，毅然踏上赈灾的征途，不久病逝在任上。

穿行于院落之中，除了主人的故居，还穿插陈列着滨州的地方风俗、民间工艺品：从剪纸到面塑，从旧俗到娱乐，俨然一座滨州历史文化的博物馆。一座城市可以不大，但总要有一个地方容得下自己的文脉，让一座城市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从而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，这座城市不仅有喧闹的高楼与当下，更有深厚的历史与根基。

(本文作者为律师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